

解脫之道⁽¹⁾

本經敘說佛陀藉由象跡之喻，為生聞婆羅門開示：

要真正證實佛、法、僧的內涵，不能只憑外在表象的推測，而必須循著如來足跡，親身修學體證——從聞法生信、受持聖戒、少欲知足、守護六根、正念正知、調伏五蓋、成就初禪乃至四禪，而證得三明，最後達到解脫，如此才能親見如來。

此經也顯示了一條次第分明、漸次昇進的解脫——究竟安樂——之道。

(1)

譯自 M 27 ; I 175-84 (Cūḷahatthipadopama Sutta, 象跡喻小經)。另參《中146·象跡喻經》(T1, 656a)。

(2)

生聞(jānu-ssoni)：住在拘薩羅國(Kosala)伊車能伽羅(Icchānāgala)婆羅門村的一位豪族婆羅門。他喜歡與各派之師論法，以了解其間的智慧高低與見解差別，此經便是一例。

(3)

卑盧帝迦(Pilotika)：年輕的遊方者。喜歡親近佛及一些上首比丘。這是他的名字，他的族姓是婆蹉耶那(Vacchāyana)，因此在以下對話中，生聞婆羅門即叫他「婆蹉耶那」。

遊方者的讚嘆

我這樣聽聞。

有一回，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。

那時，生聞⁽²⁾婆羅門一大早駕著全白色的驢車，出舍衛城。生聞婆羅門看見遊方者卑盧帝迦⁽³⁾從遠處走來。看見之後，對遊方者卑盧帝迦這樣說：

「尊敬的婆蹉耶那，你一大早從哪裡來？」

「朋友啊！我從沙門喬答摩那裡來。」

「尊敬的婆蹉耶那，你對沙門喬答摩的智慧和聰辯有什麼看法？他是個智者嗎？」

「朋友啊！我是誰？我哪裡能知道沙門喬答摩的智慧和聰辯？恐怕要如他一樣，才能知道沙門喬答摩的智慧和聰辯啊！」

「尊敬的婆蹉耶那，你對沙門喬答摩真是給予極高的讚譽！」

「朋友啊！我是誰？我哪裡能稱讚沙門喬答



摩？沙門喬答摩被譽為天、人中的最上者！」

「尊敬的婆蹉耶那，你見到了什麼理由，而對沙門喬答摩有這樣大的信心？」

象跡之喻

「朋友啊！譬如一個熟練的捕象師，進到森林裡。他看見森林中有大的象跡，又長又寬。他得到結論：『朋友啊！確實有大公象！』朋友啊！就像這樣，我在沙門喬答摩那兒，看見四個足跡，因此得到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哪四個足跡？」

第一個足跡

「朋友啊！此處，我看見一些剎帝利的智者，精巧、熟知他宗議論，犀利如毫端之射手。他們四處遊行，能以巧妙智慧論破他宗之見。他們聽聞：『朋友們！沙門喬答摩將要到訪名為某某的村落或市鎮。』他們便構思問題：『我們往詣沙門喬答摩，然後這樣問他。若我們這樣問，而他這樣答，則我們就這樣駁斥他的論點。如果我們又這樣問，他又這樣答，則我們又這樣駁斥他的論點。』」

「他們聽聞：『朋友們！沙門喬答摩已經來到名為某某的村落或市鎮。』他們便往詣沙門喬答摩。沙門喬答摩以法語向他們開示、勸導、鼓勵、使之歡喜。他們受到沙門喬答摩以法語開示、勸導、鼓勵、使其歡喜後，連向沙門喬答摩提問都不能，哪裡還能駁斥他的論點？實際上，他們成了沙門喬答摩的弟子。」

「朋友啊！當我在沙門喬答摩那兒，看見這第

一個足跡，我便得到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第二個足跡

「再者，朋友啊！此處，我看見一些婆羅門的智者，精巧、熟知他宗議論，犀利如毫端之射手。他們四處遊行，能以巧妙智慧論破他宗之見。他們聽聞……實際上，他們成了沙門喬答摩的弟子。」

朋友啊！當我在沙門喬答摩那兒，看見這第二個足跡，我便得到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第三、第四個足跡

「再者，朋友啊！此處，我看見一些居士的智者……沙門的智者，精巧、熟知他宗議論，犀利如毫端之射手。他們四處遊行，能以巧妙智慧論破他宗之見。他們聽聞：『朋友們！沙門喬答摩將要到訪名為某某的村落或市鎮。』他們便構思問題：『我們往詣沙門喬答摩，然後這樣問他。若我們這樣問，而他這樣答，則我們就這樣駁斥他的論點。如果我們又這樣問，而他又這樣答，則我們又這樣論破他的論點。』」

「他們聽聞：『朋友們！沙門喬答摩已經來到名為某某的村落或市鎮。』他們便往詣沙門喬答摩。沙門喬答摩以法語向他們開示、教導、鼓勵、使之歡喜。他們受到沙門喬答摩以法語開示、勸導、鼓勵、使其歡喜後，連向沙門喬答摩提問都不能，哪裡還能駁斥他的論點？實際上，他們向沙門喬答摩請求離家出家，沙門喬答摩接受他們出家。他們在彼處成為出家者，遠離、不

放逸、熱誠、精進而住。不久，便於現世自知作證，成就了善男子基於正信、離家出家、所欲達到的究竟無上梵行。」

「他們這樣說：『朋友啊！我們差點毀了！朋友啊！我們差點完了！因為我們先前不是沙門，卻宣稱：我是沙門！不是婆羅門，卻宣稱：我是婆羅門！不是阿羅漢，卻宣稱：我是阿羅漢！』」

「朋友啊！當我在沙門喬答摩那兒，看見這第四個足跡，我便得到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歡喜讚嘆

這樣說的時候，生聞婆羅門從全白色的驢車下來，偏袒一肩，向世尊的方向禮拜，然後發出三次感嘆之語：「敬禮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！敬禮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！敬禮世尊、應供、正等覺者！或許我於某時，也能和尊敬的喬答摩見面，甚至做一些交談。」

詳盡圓滿的象跡喻

那時，生聞婆羅門往詣世尊。到了之後，與世尊互相問候，親切友善地交談，然後坐在一邊。坐在一邊的生聞婆羅門，把和遊方者卑盧帝迦的交談，一五一十地全部告訴世尊。這樣說的時候，世尊對生聞婆羅門這樣說：

「婆羅門！這樣還不是詳盡圓滿的象跡喻。婆羅門！仔細聽，好好思惟，我將說詳盡圓滿的象跡喻！」

「好的，尊者！」生聞婆羅門回答世尊。

世尊這樣說：

「婆羅門！譬如一個捕象師，進到森林裡。他看見森林裡有大的象跡，又長又寬。一個熟練的捕象師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朋友啊！確實有大公象！』為什麼？婆羅門！因為象林裡有一種名叫婆摩尼迦(4)的矮小母象，也有這種足跡。」

「他循著足跡前行。當他循著足跡前行時，看見森林裡有大的象跡，又長又寬；且樹上方有象經過的痕跡。一個熟練的捕象師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朋友啊！確實有大公象！』為什麼？婆羅門！因為象林裡有一種名叫迦羅離迦(5)的高母象，也有這種足跡。」

「他循著足跡前行。當他循著足跡前行時，看見森林裡有大的象跡，又長又寬；且樹上方有象經過的痕跡，又有被象牙折損的痕跡。一個熟練的捕象師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朋友啊！確實有大公象！』為什麼？婆羅門！因為象林裡有一種名叫迦尼盧迦(6)的高母象，也有這種足跡。」

「他循著足跡前行。當他循著足跡前行時，看見森林裡有大的象跡，又長又寬；且樹上方有象經過的痕跡，以及被象牙折損的痕跡，且樹枝斷裂。他看見那隻象在樹下、或空曠處，或走、或站、或坐、或躺。他得到結論：『朋友啊！這確實是隻大公象！』」

追尋如來足跡

佛出世間

「就像這樣，婆羅門！此處，如來、應供、正等覺者、明行具足者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，出現於世。他在包含

(4)

婆摩尼迦(Vāmanikā)：一種有大腳印的矮小母象。此名稱來自形容詞vāmanaka，矮小的。

(5)

迦羅離迦(Kālārikā)：一種有大腳印的高母象。

(6)

迦尼盧迦(Kaṇṇukā)：一種有大腳印的高母象。

天、魔、梵的世界中，在包含沙門、婆羅門、天、人的大眾中，自知作證而宣說。他教導的法，開頭好、中間好、結尾好，有意義、有文采，顯現純一圓滿的清淨梵行。」

聞法生信

「有居士、居士子、或生於某族姓者，聽聞此法。他聽聞此法後，便於如來處得到信心。他得信之後，這樣省察：『在家擁擠煩雜，是塵垢之道；出家寬廣，海闊天空。居家不易實踐完全圓滿、完全清淨、如磨過的貝殼一般光潔的梵行。我何不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離家出家，過著無家的修行生活！』」

捨俗出家

「他後來便捨少財物，或捨多財物；捨少親族，或捨多親族；而後剃除鬚髮，著袈裟衣，離家出家，過著無家的修行生活。」

學賢聖戒

「他這樣出家之後，便進入比丘的學處和生活規範。捨殺生，離殺生；放下刀杖，有羞恥心，有憐憫心，同情、利益一切生物、有情。」

「捨不與取，離不與取；只取所與，只期望所與，不偷盜，維持自己的清淨。」

「捨非梵行，行梵行，修遠離行，離淫欲下劣法。」

「捨妄語，離妄語；說真實語，值得信賴，真實、可靠，不欺世間。」

「捨離間語，離離間語；從此處聽聞，不會在彼處說分裂他們的話；從彼處聽聞，不會在此處

說分裂他們的話。他像這樣，讓分裂者和合，促進融合，喜愛和合，喜好和合，喜歡和合，說促進和合的話。」

「捨粗惡語，離粗惡語；所說的，都是柔和、悅耳、親愛、愉快、有禮、眾人喜愛、眾人悅意的話。」

「捨閒雜語，離閒雜語；說適時語、真實語、義利語、如法語、如律語。所說的話值得保存、適時、合理、有節制、有利益。」

「他不傷害種子、植物。受一食，戒除夜食，離非時食。不觀看歌舞、音樂、戲劇。不作花鬘、薰香、塗香的穿戴、裝飾、裝扮。離高床、大床。不接受金銀。不接受生穀。不接受生肉。不接受婦女、少女。不接受婢僕。不接受山羊、綿羊。不接受雞豕。不接受象牛馬驢。不接受田地、土地。不從事使節、差使之工作。不從事買賣。離稱秤、錢幣、度量之詐欺。離賄賂、欺騙、詐偽、不實。離割截、殺害、綑綁、搶劫、暴力。」

少欲知足

「他滿足於以衣護身、鉢食果腹，不管走到哪裡，只帶著衣鉢而行；譬如鳥之兩翼，不管飛到哪裡，只帶著雙翼而行。就像這樣，比丘滿足於以衣護身、鉢食果腹，不管走到哪裡，只帶著衣鉢而行。他具足這賢聖的戒蘊，內心領受無罪之樂。」

防護諸根

「他以眼見色，不執於相，不執細相。(7)因為，他若不防護眼根，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便會侵

(7)

相(nimitta)，是一事物較大、較主要的特徵、樣貌；細相(anubyañjana)，則是一事物較細微、較次要的特徵、樣貌。

襲他。他修行防護，守護眼根，防護眼根。他以耳聞聲……以鼻嗅香……以舌嚐味……以身觸觸……以意識法，不執取主相，不執取細相。因為，他若不防護意根，貪、憂、惡不善法便會侵襲他。他修行防護，守護意根，防護意根。他具足這賢聖的諸根防護，內心領受無穢之樂。」

正念正知

「他前去、返回時，正知而作。前瞻、旁顧時，正知而作。屈伸肢體時，正知而作。著大衣、持衣鉢時，正知而作。吃、喝、嚼、嚐時，正知而作。大小便利時，正知而作。行、住、坐、臥、眠、寤、語、默時，正知而作。」

靜處禪思、調伏五蓋

「他具足這賢聖的戒蘊，具足這賢聖的諸根防護，具足這賢聖的正念正知，而後前往遠離塵囂的坐臥處：森林、樹下、山巖、峽谷、洞窟、墳墓、叢林、曠野、草聚。他在食後，從乞食回來，坐下，盤起雙腿，端正其身，繫念面前。」

「而後，捨去對世間的貪欲，以離貪之心而住，淨除內心的貪欲。捨去瞋恚，心住無瞋，同情、利益一切生物、有情，淨除內心的瞋恚。捨去昏沉、睡眠，離昏沉、睡眠而住，具光明想，正念、正知，淨除內心的昏沉、睡眠。捨去掉舉、懊悔，住於無掉舉，內心平靜，淨除內心的掉舉、懊悔。捨去疑惑，度越疑惑而住，於諸善法沒有疑問，淨除內心的疑惑。」

如來的足跡

第一個足跡：初禪



「他捨去這五種令心污穢、令慧羸弱的蓋障，離諸欲，離不善法，進入並住於有尋、有伺，由離而生喜、樂的初禪。婆羅門！這就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第二個足跡：第二禪

「再者，婆羅門！比丘藉由寂止尋、伺，進入內心明淨、心得一境、無尋、無伺、由定而生喜、樂的第二禪。婆羅門！這也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第三個足跡：第三禪

「再者，婆羅門！比丘藉由離喜，住於捨、念、正知，以身感受樂，進入並住於聖者所宣稱的『有捨、有念、住於樂』的第三禪。婆羅門！這也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第四個足跡：第四禪

「再者，婆羅門！比丘藉由捨去樂，捨去苦，以及先前喜、憂已滅，進入並住於不苦不樂、具捨與念、心極清淨的第四禪。婆羅門！這也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者。』」

第五個足跡：宿命智

「當他的心像這樣專一、清淨、皎潔、無穢、離於煩惱、柔軟、堪任、安住、不動時，他將心轉向宿命憶念智。回憶過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狀況，即，一生、二生、三生、四生、五生、十生、二十生、三十生、四十生、五十生、百生、千生、百千生、眾多成劫、眾多壞劫、眾多成壞劫：『在那裡，我有這樣的名，這樣的姓，這樣的種姓，這樣的飲食，領受這樣的苦樂，有這樣的壽量；從這裡死後，轉生到那裡。在那裡，我有這樣的名，這樣的姓，這樣的種姓，這樣的飲食，領受這樣的苦樂，有這樣的壽量；從那裡死後，轉生到這裡。』像這樣，他回憶過去多生多世的生活狀況，包括其樣貌，包括其描述。婆羅門！這也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第六個足跡：天眼智

「當他的心像這樣專一、清淨、皎潔、無穢、離於煩惱、柔軟、堪任、安住、不動時，他將心轉向有情死生智。他以清淨過人的天眼，見到有情死亡、轉生，卑賤、高貴，美麗、醜陋，幸福、不幸。他了知有情隨業流轉的狀況：『這些可敬的有情(8)，具足身惡行，具足語惡行，具足意惡行，辱罵聖者，具有邪見，奉行邪見之行；他們身壞、死後，轉生到苦處、惡趣、墮處、地獄。這些可敬的有情，具足身善行，具足語善

(8)

可敬的有情(bhonto sattā)：「可敬」(bhavant)一詞，只是一種客氣的敬稱語，並非真的指這些造惡業的有情值得尊敬。

(9)

「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」一句，巴利語是 *Na tveva tāva ariya-sāvako nittham gato hoti*，動詞用的是「否定的完成式」（過去分詞 + be 動詞），表示還未完成、還無法得到結論。

(10)

「但他就要得到這個結論了」一句，巴利語是 *api ca kho nittham gacchati*，動詞用的是「現在式」，表示「即近的未來」，亦即「即將」、「就要」得到結論了。

行，具足意善行，不辱罵聖者，具有正見，奉行正見之行；他們身壞、死後，轉生到善趣、天界。」像這樣，他以清淨過人的天眼，見到有情死亡、轉生，卑賤、高貴，美麗、醜陋，幸福、不幸。他了知有情隨業流轉的狀況。婆羅門！這也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」

第七個足跡：漏盡智

「當他的心像這樣專一、清淨、皎潔、無穢、離於煩惱、柔軟、堪任、安住、不動時，他將心轉向漏盡智。他如實了知：『這是苦。』如實了知：『這是苦的集。』如實了知：『這是苦的滅。』如實了知：『這是通往苦滅之道。』他如實了知：『這是漏。』如實了知：『這是漏的集。』如實了知：『這是漏的滅。』如實了知：『這是通往漏滅之道。』婆羅門！這也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可是一個聖弟子，不會這樣便下結論(9)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尊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但他就要得到這個結論了。」(10)

第八個足跡：解脫與解脫智

「當他這樣了知，這樣洞見時，心從欲漏解脫，心從有漏解脫，心從無明漏解脫。對於解脫，有『解脫』之智——他了知：『生死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應作已作，不會再受生於此種狀態。』婆羅門！這也叫做『如來的足跡』、『如來的所行』、『如來的跡痕』。婆羅門！直到這樣，一個

聖弟子才會得到結論：『世尊是正等覺者，法是世界所善說，僧伽是善修行者。』(11) 婆羅門！這樣才是詳盡圓滿的象跡喻。」(12)

歡喜歸依

這樣說的時候，生聞婆羅門對世尊說：

「太殊勝了！尊敬的喬答摩！太殊勝了！尊敬的喬答摩！就如：將倒下的扶起；將隱覆的揭開；為迷途者示路；在黑暗中持燈，讓明眼人得見種種形色。就像這樣，尊敬的喬答摩以種種方式說法。尊敬的喬答摩！我要歸依尊敬的喬答摩、法和比丘僧！願尊敬的喬答摩接受我作為在家弟子！從今日起，我將盡形壽歸依！」

(11) 此處表示，對佛、法、僧最極致真實的確信，要到漏盡解脫、親證涅槃時，才能得到。

(12) 由佛陀的象跡喻可知，初禪之前還不能算是如來足跡；從初禪(足跡一)到天眼智(足跡六)，也都只是足跡罷了；到漏盡智(足跡七)，算是見到了如來身影；唯有到解脫與解脫智(足跡八)，才算是真正見到如來。

【問題與思考】

1. 卑盧帝迦的象跡喻和佛陀的象跡喻有什麼不同？為何被說是「不夠詳盡圓滿」？
2. 為何初禪之前還不能稱為「如來的足跡」？初禪標誌著何種身心狀態？
3. 解脫道與現世安樂道及來世安樂道之間的根本差別是什麼？其安樂的性質有何不同？
4. 經中的修學次第，有「捨俗出家」一項。這表示解脫道的修學，一定以「出家」為前提嗎？在家人也能修學解脫道嗎？如何修學？
5. 此經描述的修學方式，乃是佛「覺悟後」的教導。它與〈修行與覺悟〉(頁26)一經中，佛覺悟的修學歷程，有何相同和相異之處？又，「解脫之道」與佛陀的「覺悟之道」是不同的嗎？
6. 「解脫道」與後世的「菩薩道」有何相同或相異？它們之間的關係為何？它們是互斥的嗎？